

# 董晓言：校园欢乐喜剧人

本报记者 竺捷

如何打通优秀传统文化与年轻人之间的传播渠道？如何引导年轻人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思想和感悟？在江苏大学有这么一个社团，他们用自己的力量让传统相声、小品焕发新的活力，它就是晓言相声小品俱乐部，创始人叫董晓言。

追溯这一社团的创建，还要从董晓言的自身经历说起。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，董晓言在江苏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学习，也就是江大前身。她从小喜欢文艺，从初中到高中一直是班上活跃分子，上大学后爱好有了发挥的空间。大二时，她和同学在学院文艺汇演中表演宋丹丹的小品《懒汉相亲》，还是英文版的，董晓言反串男角，反响不错。后来她的小品甚至演到了江苏大学大礼堂，讲的是一个大学毕业支教的故事，紧扣热点，同样很受欢迎。

董晓言毕业后留校。2001年，她来到能动学院当起了辅导员，从此获

得了个意外的绰号“董奶奶”。其实，当时她并不大，也就三十多，可为什么学生都喜欢喊她“奶奶”呢？现在想来，可能是她当时做学生工作细致入微深受大家好评的缘故，可类比于“奶奶般”的亲切和慈祥。果然，在十年之后的2011年，董晓言获得了一项殊荣——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提名奖。

当然，在能动学院的这些年，董晓言并不只是单纯的辅导员，她把自己对相声、小品的热情一如既往地播撒到了学生身上，由她编排指导的小品在江大各类展演上频频获奖。2007年对董晓言而言是一个特殊年份，这一年她编排指导的《感悟感恩》在首届校园情景剧大赛和江大第四届相声小品大赛均斩获第一，同时其自编自导的小品《红楼梦选秀》和相声《校园趣事》也在相声小品大赛中获二三等奖。正是这一系列奖项的鼓舞，让董晓言迈出了重要一步：成立晓言相声小品俱乐部。

俱乐部成立以来，秉承“搞笑，我

们是疯狂的”理念，在全校吸收热爱相声小品和喜剧表演的同学，挖掘具有一定表演潜力的未来之星，同时也培养统筹指挥舞台的幕后能手。在指导老师董晓言的带领下，俱乐部规模一直维持在二三百人，属于江大社团中的“大块头”，他们积极参与并组织校内外活动，每年演出几十场，多次获得江苏大学“十佳社团”称号，为江大人带来了无数欢声笑语，并面向社会积极传播正能量。

不过，要管好这样一个大型社团并非易事。这些年，董晓言在实践中摸索出不少经验：比如层次化管理，社团设会长、副会长、团支书等9名理事，下面会员再分成剧本组、剧务组、宣传组和外联组，看起来更像一个按部就班的小社会，唯此才能保证一个社团的演出质量和顺利成长。每次节目排练，也采取“老带新”模式，由老队员带领新队员。到了“脱稿”阶段，董老师便开始“一对一”辅导，抠细节，提升演出效果。而这些都是需要利用学生课余时间完成，因此，董老师只能牺牲午休和晚上休息时间，悉心指导学生……

通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，俱乐部创立了自主品牌——“喜笑言开”江苏大学相声小品大会，目前已成功举办七届。此外，还有一个品牌叫“江苏大学相声小品邀请赛”，通过这两个品牌他们承包了江大师生的多年笑点。某种程度上，董老师一直在不断挖掘平凡生活中的喜剧元素，并将它反馈于生活本身，以此带给更多人快乐的阳光，而多年的社团培育便是她育人影响人的舞台。她希望在社会界的关心支持下，这个“天团”能长期传承下去，并且能走出江大、走向社会，在更高层次的平台上展示，成为镇江的一个搞笑担当。

## 金山公园的荷

文/程兆春

眼下虽为盛夏，城中荷池却不多见，我去金山公园方能看到池中的荷花，也奇也艳，夺人眼球。那里的荷，花映雄塔，随风轻轻摇曳，古塔新莲遥相呼应，古的更古，新的愈新。山水相依，碧水映莲，令夏日荷花之美，更加浓墨重彩，美不胜收。

夏日里，我经常去看荷花，路虽远，脚生风，心随莲花而走，无声之唤，只盼早点到金山公园，和池中的荷花相拥，那期盼了许久的亲亲莲花。盛夏烈日炎炎，正是池塘荷花怒放之时。朵朵荷花，根扎泥中探头出水，在硕大的绿叶衬托下，花红惹眼。特别是雨后之花，露水滚动于绿叶上。清池荷花朵朵开，其出淤泥而不染，待到花谢去，秋后肥藕出淤泥。莲和众花不同，不少花只开花而无果，荷花是花开人喜，莲萌迎天，白藕肥美。

曾忆否，少儿之时，我去乡下农村亲属家玩，水乡之地，小麦金黄，一片麦浪滚滚向前。除田地外便是荷花池，让人耳目一新，几乎家家有荷池，一望无际，满池的绿叶，满池的荷花，太美！荷花清秀，让城中之人目不暇接，百看不厌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去乡村看荷，从此爱上荷花，一发而不可收。我想入池求花，随即被告知，此花不能摘，花落成莲，能有好收成，卖个好价钱。从那次田野乡村邂逅开始，我爱荷几十年，后来的夏日观荷花成为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。

那日有闲，我在金山公园静观荷花。师傅、师傅，有人突然喊我，我充耳不闻。过了一会，方知叫我，抬头见是一对老夫妻，皆八十出头，让我为其留个荷花池照。他们告诉我每年都来这里看荷花，几十年风雨，荷花见证了他们的初心，也伴随他们走向迟暮。老人的恩爱打动了我，举手之劳，拍照，看到老两口蹒跚而去，我心里充满了莫名的感动。

望莲心静，看荷花能忘却人间的纷纷扰扰、车马喧嚣。一花一世界，佛踩莲怀慈悲，济苍生救苦难。奇艳清朗的荷花映入眼帘，花开在心间，似乎无花可与之比拟。花美自有人爱，每年盛夏，金山荷池边，人不要太多。游人观庙宇，而是站满池边，观荷花而心寂然。更有不少女客们，撑一把把鲜艳夺目的太阳伞，在荷花池边婀娜走动，欲与朵朵荷花比美。还有顽皮的孩童，总有想摘花的冲动，然而欲施又止。唯有人们的护爱，才使这一池莲花盈盈满满，一绽数日，你收我放，济济一池……

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春秋之花无数，而我独喜荷花，因其盛开于夏天，天越热开得越奔放。风雨不畏惧，日晒不低头，只将无限的风情留于池中，任人揣摩，流连忘返。



董晓言(红衣)在江大相声小品大会上 受访者提供

## 一期一会

## 我与古运河的渊源

文/海川

我与镇江老城的古运河有千丝万缕、永远割不断的渊源。

1952年1月，我出生于四川泸州。几个月后，担任川南法院审判员的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判刑。在同一法院任书记员的妈妈只能辞职，带着3岁的哥哥与我乘客轮沿江而下，来到了镇江老城古运河边的打索街，投靠做药材批发商的外公外婆。

好多宁波药材商在打索街开了药材行，外公的药材行叫立大永，有五进房，即五个四合院前后相连。与大名鼎鼎的陆小波是近邻，占地面积差不多，只是少了一座楼。但外公家多一个晒药材的大院和临时堆放药材的库房。小时候，外婆常带我去陆小波家串门，她与陆家的女眷们亲如家人。

立大永药材行前店后场，第一进房子是外公及业务经理与客商谈生意的地方。第二进是大家族的住房。后面便是加工药材的厂房和堆放药材的仓库。因为妈妈心情不好没有奶，外婆还专门给婴儿期的我雇了奶妈。一次，外公看到奶妈用我的小腿股暖手，一气之下，让奶妈结账回家。药材行

有厨艺高超的厨师，但我最喜欢吃的是大锅饭的锅巴。我在外公外婆呵护下长大，很快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，可我喜欢与跟我差不多大的小舅舅一起在药材行玩耍，偷吃仓库里美味的中药材：香甜无比的甘草，回味无穷的桂皮……我俩都闹着不肯去幼儿园。

1956年，外公响应党和国家号召，药材行公司合营了。为扩大业务，我们全家搬到临时堆放药材的简易库房居住，晒药材的大院隔了一小半给我们。从此，我们从太保巷后门进出，外公每天上班，要从太保巷到打索街绕一圈，才能到达。不久，56岁的外公因脑溢血去世。外婆接替外公担任药材公司董事，但不理事，只是每月领取40元车马费和每季度80元的股金定息。

太保巷离古运河更近了，穿过潮水沟和十八进(均为小巷)就到了京口闸。京口闸可热闹了：每天小木船来来往往，有渔船，有货船。岸边，有钓鱼网虾的，有卖鱼虾的，还有卖各种货物的。尤其是夏天，白天孩子们在这里跳水、游泳，晚上许多人到这里乘凉。妈妈说这里的水有血吸

虫，会传染许多病，因此我不敢在这里游泳。我在母亲当教师的王家巷小学6年间，每天都从京口闸和运河边经过，对这里充满无限的眷恋，节假日也常常来这里发呆。

我的小姑娘夫妇是船民，靠一条小木船在大运河上运货为生。这条小木船就是他们的家，全家人都在船上生活，偶尔他们会经过京口闸。小姑娘家的船来了，是我最开心的日子！他们会带来活蹦乱跳的鱼虾和香味扑鼻的鱼干虾仁，还有米面等食品，在物资紧缺的年代，这些真是雪中送炭！改革开放后，他们全家上了岸，在金湖县城安了家，姑妈家5个子女除了两个儿子继续从事水上运输外，其他子女都改了行。第三代、第四代也不再从事水上运输了，但个个有出息。他们常常到镇江来做客，我也常常去金湖县城玩，大家有谈不完的心里话，但我最不能忘记的，还是小姑娘家那条神奇的木船。